

人间物语

有一种味道叫烟火气

┆ 庐外 文 ┆

蜡梅都开了，冬天却只是下雨，期待的晴日又是下雨，连夜雨。冬天老早只是下雪的。冬天下雨，绝对曾是超越认知的未曾，如同盛夏的圣诞一样。二十多年前，当那绵软的歌声飘过街巷，心中留下了那个城市冬天下雨的茫然印象。

记得小时候看电视，大春节的，广州人轻衣薄衫逛着花市，竟是花海的冬天。而露天文艺演出，女演员竟然穿的是中袖旗袍。这才知道，地无分南北全是中国人，但地有分南北气象物候天差地别。

有那么几年，我曾多次在冬季去往那个看雨的城市。有时下雨，有时不下雨，但不管下不下雨，它的气质总是阴郁的。雨下的城市，静，静以自处，万事不搭界。如同那些走到你面前的人，凡事只是笑笑，静静地一笑，有的是巧笑，多数只是礼貌，还有是苦笑，只能一



忆林

那个难忘的除夕

┆ 吴瑕 文 ┆

在洋快餐店工作时，店里24小时不打烊，除夕也一样。除夕当天下午，店门口的马路上已经很少看到行人，偶尔有往出城方向的私家车驶过，带着归心似箭的幸福笑脸掠过。店里冷冷清清的，我们几个坚守岗位，别说错过了春晚，就连和家人吃团圆饭都不能，而单位的奖励就50元的红包。

端人家的饭碗服人家的管，除夕没有三薪，大多同事都想和家人一起吃年夜饭。小美为了多挣50元，年年主动申请除夕上夜班，领导知道她是单身妈妈，带孩子养老娘不容易，每年都钦点她上除夕班。我是外来人口，找了穷老公，生活不宽裕，也尽力挣钱，除夕，我和小美搭档了好几年。

2016年，餐厅换了男店长，除夕晚上等店里没有消费者了，我们就开始吃年夜饭。忙好了都23点了，属于真正的跨年。南京禁放烟花爆竹后，除夕成了城市最安静的夜晚，包括歌舞厅的音响也稍息了。店长除了给在岗的员工发50元红包外，还请员工吃火锅、喝可乐。他自己从家里带个电饭煲，买些熟菜和蔬菜，

笑。而不下雨时，它的静便多些开朗，有条不紊、一着不让地过着日子。油条、卤味、牛肉面，看书、旅行、下午茶，阴时穿棉袄，云开着T恤。建筑新旧杂陈，机车风驰电掣，乱乱的，杂杂的，揽一味入口，那滋味品了又品，想起那是烟火味道。

怎么也没有料到，那个冬至在那个地方，人生直面了冬季的绵雨，落也落不尽，断也断不了，那细密阴郁的雨。生活常常让你满腹狐疑、进退失据，也往往叫你期不期而遇，豁然开朗。冬季的雨，是因为寒雪中融入了血的温度、情的寄托，未及冰冻，已然淅沥。那落下的是涟涟的泪水，是无以言表的苦与痛。不是痛快淋漓，而是茫无边际。

于我有太多不忍、不舍、不堪，都是在那些接踵而来的冬至。我只不说。坐在窗前，看着三四点光景，日头便遁去，慢慢变成红红一点，直至霞光散尽。夜悄悄漫上来时，城市并不大黑，但心头是黑的，惟觉黑也最好。黑的夜，长长的，长长的，足够让人整理那些不忍、不愿、不堪，越长越好。当然，黑也只有那么长，黑到深处，日头也就返程了。十年，五年，四年，三年，一年，现在，此时又此刻。

这个最漫长的黑夜，乡人谓“有钱冬至夜，冇钱冻一夜”。有钱冬至夜，无锡城里人极重视冬至，谓之冬节，也说“冬至大如年”，是夜必定吃团圆饭的。大家庭尤其郑重其事，一早便张罗酒菜，还要预备晚间做团子，甜酿、咸酿，不亦忙乎。冬至夜来得特别早，日头一下去，夜饭就开始了，烫酹酹的米酒，冬节胜于年节了！冇钱冻一夜，乡下就没这么多规矩。我的老家冬至团子是必要的，但冬至夜饭就不上劲的。有说是因为冬节习俗源自北方传来，城市受到影响，乡村未必波及。可我以为从前乡间贫困，过年尚且如渡难关，哪里有余力再过冬节呢，吃了团子就算过节了。

冬窗雨淋淋。远处车喇叭阵阵尖鸣，楼下人家走动的地板声一贯夸张，冷不防那个安置小区向天堂报到的声音凄楚苍凉。记忆中，冬天的雪那么美，“六阴消尽一阳生。暗藏萌，雪花轻”。哪像如今冬天的雨这样无奈，不够清冽，没有浪漫，只是邋遢污糟。当然，这也是烟火味。

记起幼时冬起，最享受街边摊头上烘炉旁接过热气腾腾的大饼，要圆的，甜的，一掰开少许甜汁，热到心头。配半根油条，我爱夹在饼里一起吃。

海边的红树

┆ 王国华 文 ┆

海风吹过来，必须有什么东西在前面挡着，方能显出海风的大和硬。若空无一物，海风有劲儿没处使，呼啸虽狂，却像个傻子在凌晨的大街上喊。岸边的红树林帮了海风的忙。它们齐刷刷站在海水里，头部左摇右摆，似吃了摇头丸。一波一波泛着白沫的浪头，冲一下树根，缩回去，再返回来。一刻不停，机械而麻木。

风说，我来了。红树说，知道你来了。

真是配合。

呆呆看半天，才想到，重点不是风，是树啊。海水中的树。海水多咸。咸是树的毒药。它们在毒药里站着！

名曰红树，树干属黑，叶子属绿，树根扎在泥地里。和别的树没什么区别。只是它选了海水。沙漠中的树，都不高大，枯瘦的枝干和小小的叶片，埋在起起伏伏的沙堆里。枯黄。让人怀疑那是保护色，避免被太阳发现后直射它。岩石上的树，从深灰的石头缝里挤出来，居然一副安详状。

它们都站在不属于树的地方。

如果给红树扣帽子，可以是艰苦奋斗，亦可称乐观主义、积极向上、正能量。各种象征意义。

人做不到的，树做到了。

红树把细长的种子举起，不让它掉入水中，在怀里长成胎苗，扎进淤泥。只要几个落潮的间歇，它们就会长大，代代相传。红树体内积聚着脯氨酸，用以平衡渗透力，防止盐分进入树根中的木质部，运送到体内各组织。生活在滩涂上，有淡水汇入，海水时来时走。若整天被纯正的海水侵蚀，岂能活到今天。

毒药就是毒药，树才不会饮鸩止渴。沙漠里的树，费力地把根伸向更下面，探索可能存在的一滴水。它无法将沙子吸入身体，成为细胞。你看到青松扎根在石头上，石头实际只是一条道路，绕过这条路，它还是要找石缝中的泥土。

凡俗的欲望深植于它们心里。这无可厚非的欲望，有的被定性为猥琐，有的被定性为高大伟岸，有的定为平庸，有的定为特立独行。一个地方的美食，要么辣得不可开交，要么酸得龇牙咧嘴，要么臭得不能闻第二下。专家从各种角度解释其产生的意义，将其美化为“必须”。其实全是因为“没有”和“只有”。

远远看到岸边四五百米的地方，疏朗的棕榈树、大叶紫薇，红树心里想些什么？它只有盐水，没有足够的淡水。

哪棵树不向往水。哪棵草不想长得更高。

其他树都退了，死了。红树来不及退，又不肯死。海滩上的它们，一棵挨着一棵，挽着手。不是要阻挡海风，是要拼命上岸，奔向淡水和土壤。它们一辈子的努力，只想和其他的树一样。但它们的脚步深陷在淤泥中，终身保持挣扎的样子。一群瘦弱的白鹭在树林边翔集，为绿色镶上散漫的白边。

两棵红树倒下了。树林的看护者也不去扶它们，任树根不雅地撅着，树枝浸在海水里。它们能不能重新站起来，能否活下去，都是它们的命。看护者用默默的凝视尊重它们的生命历程。

衬托着背景的蓝，最终被砍伐的树木，氧化成红色，故称“红树”。人们用它的死为它盖棺定论。